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亦舒
著

多少个晚上，她做好梦，
都看见自己有这么一个平凡稳定的家：
永久地址，母亲在厨房做晚饭，父亲就快下班回来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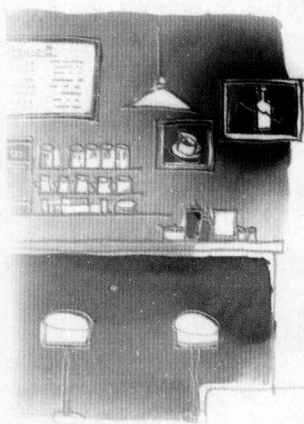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YISU XIN JING DIAN

亦舒
著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王子觉在书房看书，
怨之有点羡慕，
爱书的人最幸福，
一书在手，其乐无穷，
无论在屋里车上，咖啡店……
却可以进入另一天地。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
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只是古老传说

亦舒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8.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192-8

I. 爱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6461号

责任编辑: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丁树伟

封面设计:黄炜瑜

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这是小镇上唯一的餐车：一辆货柜车改装的小食店，供应咖啡汽水、三文治及汉堡热狗，五十年代曾经十分流行，后来经济跃升，人们对餐馆要求渐高，餐车便式微。

到了今日，餐车成为一种有趣的玩意。

有人将老餐车买下，重新装修营业，傍晚吸引到一班中学生来吃刨冰，白天有工人享用快餐，生意不错，支撑得住。

老板把生意交给一对中年夫妇，松山与他的妻子，这两人的一子一女都是专业人士，一个医生一个是律师，早自松鼠镇飞了出去，很少回来探视，两人尽心尽力帮老板做生意。

这一日，松山嘀咕：“彤云密布，要下雪了。”

他妻子贞嫂说：“天气却不冷，我还穿单衫。”

他俩预备打烊，忽然来了两车游客，一行八个华裔，又倦又饿，看

到同文同种同胞，大喜过望，纷纷要求吃蛋炒饭、牛肉面。

贞嫂只得亲自下厨，应付乡亲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一小时后游客们上车继续行程，付了很丰富的小费，说些什么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”、“月是故乡明”之类的陈腔。

其实国际飞机场并不太远，一小时车程就到，乘十二小时飞机他们就可以回到家乡。

贞嫂挥着汗收拾，“今晚不会有其他客人了吧。”

松山拎着垃圾到后门，忽然听到窸窣声响。

“谁？”他警惕呼喝。

垃圾箱旁一个黑影窜入黑暗里。

小小停车场照明不足，松山怕是黑熊出没，他没打算与野兽搏斗，迅速扔下垃圾进屋。

贞嫂揶揄：“还指望你保护我呢。”

松山叹口气，“怪不得孩子们不愿回来，‘你们家乡叫什么？’‘松鼠镇’，嘿！”

贞嫂不以为然，“英雄莫论出身。”

“只得一间小学与一间中学，年轻人都想往大城市发展。”

贞嫂说：“迟些他们会回来。”

“木厂关门后松鼠镇萧条。”

贞嫂说：“也不然，酒庄业绩很好，整季我们都做葡萄工人生意。”

“酒庄雇用许多流动工人，我老是防着他们。”

贞嫂感喟：“一般是年轻人，哪里有工作，便走到哪里，夏季摘草

莓，秋季采葡萄，四处为家。”

“你说是不是要读好书？”

“有些人命运是这样：四处游走，不愿安定，他们有他们乐趣。”

“天气渐冷，躲往何处？”

“我看到有人在酒庄附近生火取暖过夜，被镇长派人警告赶走。”

“小镇最怕山火。”

贞嫂把不锈钢台凳擦得锃亮。

松山问：“老板多久没来了？”

“个多星期。”

“要不要去看他？他身体如何，记得带他最爱吃的椒酱肉给他下银丝面。”

“我打了电话，他说他有点咳嗽，无大碍。”

两夫妻沉默了，关上店门，锁好，回家。

那一夜，气温骤降十度八度。

一早五点多，贞嫂到餐车开门做生意，看到地上有浅浅白霜，霜上有杂乱脚印。

她立刻警惕，“什么人？”

这时，垃圾箱打开，有人爬出来，那人穿着厚厚不称身衣服，一顶绒线帽子压在额角，他自垃圾堆里出来，自然浑身异味。

他朝贞嫂打躬作揖，“老板娘，给些热的食物。”

声音属于年轻人。

贞嫂不忍，“你在外边等着。”

她觉得自己过分，换了是狗，她会放它进餐厅，可是，就因为是人，所以才小心防范。

她开锁进门，又在里边锁好。

她做了鸡蛋火腿三文治，又包好几只炸鸡腿与薯条，连同一壶热咖啡，放在篮子里，拿出去交给年轻人。

她给他五十块钞票，“乘车回家去。”

年轻人抬起头，“谢谢老板娘。”

“我也是伙计，不用谢我，你父母牵记你，回家吧。”

年轻人怪讨人喜欢，脱下帽子，朝贞嫂鞠躬。

贞嫂看到他面孔，原来是同胞，浓眉大眼，相貌不错，只是沦为讨饭，十分邋遢。

他走远了。

贞嫂松口气，身后有人说：“是流动工人吧。”

贞嫂转身，原来是熟客，连忙笑说：“快进来喝杯热咖啡。”

那人客说：“贞嫂，好心做不得，你给他一次，以后他天天来，这同喂野生动物一般，日后晚晚有一群黑熊在后门守着，多麻烦。”

贞嫂瞪他一眼，“真有你的，把人比熊。”

她给他做了例牌香肠煎蛋，一大叠克戟加枫树糖浆。

客人陆续上门，她忙起来。

松山随后搬着货物进门，贞嫂没有向他提及流浪汉。

人客谈论着天气。

“今年会大雪。”

“多讨厌，我已准备好发电机，万一停电，还可以看电视。”

“大前年老安德信一早铲雪，忽然气喘，就那样倒毙雪地。”

“孩子们可高兴了，一下雪，马路变成游乐场。”

小镇，人们谈论的，不外是这些。

午后，稍有空闲，松山问妻子：“老板今日可会出来？”

“我看不，快下雪，他怕冷。”

“那我去看他。”

“让他出来走动一下，聊天散心。”

“我试试。”

松山到后门搬货，忽然叫出来：“有小偷！”

贞嫂跟出去看，“不见了什么？”

“一箱鸡蛋，还有好几条面包。”

贞嫂忽然想起那讨饭的年轻人，不出声。

松山恼怒，“叫我抓到了，打断他的狗腿。”

贞嫂把他拉进室内，“也许是黄鼠狼。”

松山喃喃咒骂：“治安一日坏似一日，以前，夜不闭户。”

“以前你只得十二岁。”

下午，中学生放学，生意又好起来。

他们说：“松伯，装一架点唱机让我们跳舞。”

松山嗤一声，“就是怕你们这班人吵闹。”

“上一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点唱机。”

“我们都无处可去，社区中心来来去去只是电脑班、远足、绘

画……闷死人。”

他们吃完刨冰、香蕉船与奶昔离去。

贞嫂在他们身后说：“做好功课，练妥功夫，将来到纽约去。”

松山嗤之以鼻，“给我百万也不去大城市受罪。”

太阳早下山，贞嫂说：“一下子天就黑了。”

松山把食物取出，“我往老板家。”

“早去早回。”

“你一人小心。”

直到八点打烊，贞嫂并没有看到什么异样。

两个熟客叫一杯咖啡在餐厅里下棋吃花生好几个小时。

松山回来了。

贞嫂迎上去，“他还好吗？”

忠心的伙计松山点点头，“家里很暖和，恒温二十四度，管家招呼十分周到，他精神不错，在设计一项电脑游戏。”

贞嫂松一口气。

“我囑他运动，他让我看他新置的跑步机器，地库不乏运动器材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
贞嫂说：“他还年轻——”

“谁说不是。”

两夫妻这时噤声，不再在背后说人闲话。

客人扬声：“大雪你们还开门不？”

贞嫂替客人添咖啡，“什么叫大雪，齐膝还是齐腰？”

松山答：“但凡气象局宣布学校关闭，我们也都休息。”

客人说：“明白。”

他们各自吃一个甜圈饼，依依不舍地离去。

贞嫂说：“熊也该冬眠了。”

秋季四窜过马路的松鼠也都销声匿迹，这个镇叫松鼠，自然是因为橡树茂盛，松鼠特多的缘故。

而小餐馆也一直叫做松鼠咖啡，老板重新装修营业，看到旧招牌，写着松鼠一字，他很高兴，这样说：“任何从前光顾过松鼠的老人家，可吃一客免费早餐。”

那天来了五十多人。

小镇只得千余人口，只得两家华裔，一家已不谙汉语，每个人认识每个人，叫不出名字，也认得面孔。

镇上有一条红河，秋季两岸树叶转红，倒映河上，河水清澈，岸边有人垂钓，也有游客来写生观景。

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，曾经有旅游杂志指出这一带环境优美得“虽不是天堂，但已接近”。

天天在此生活的人当然知道小镇缺憾：工作职位越来越少，留不住年轻人。

松山锁上门，上车，忽然看到垃圾箱边有影子。

他赶紧把车开走。

第二天一早开门，他把牛奶桶抬进店后厨房，忽然看到有人向他走近。

松山伸出手去，抓住一条铁管，不动声色。

那人个子不高，身上穿着肮脏的厚厚旧衣，戴帽子，他看上去像一堆会走路的烂布。

松山瞪着他：“谁？”

那人啜嚅：“可要帮工，什么都做，洗地抹窗。”

松山答：“没有工作，我们不需要人手。”

那人低头：“那么，可有热饭？”

“没有多余食物，你走吧，别在此逗留，气温会降至零下，你得往西南走。”

“请你给些面包牛奶。”

松山心肠刚硬，正想问你还要不要奶油蛋糕，贞嫂已经包起若干食物交给那乞丐。

松山顿足，“万万不可。”

贞嫂说：“快走快走。”

那乞丐转身急急离去。

松山斥责：“以后他会天天来！”

贞嫂叹气，“你没看出那是个女孩子？”

松山一怔，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贞嫂不出声，她看到乞丐裤子上有暗红血渍。

连先前那一个，一共两个年轻流浪人，还有更多吗？为他们安全起见，还是通知警方妥当。

小小派出所在消防局隔壁，警员听完陈词，这样说：“贞嫂，你两

名子女都已出身，住在城里，你们实在应该跟去享福。”

贞嫂好气又好笑，“你沿路找一找，看他们在什么地方扎营，趁早搭救。”

“遵令。”

贞嫂慢车在路上巡了一下，树叶纷纷落下，看得比较清楚，路一边是山坡，另一边是斜坡，斜坡下就是迷失湖，相信流浪的年轻人会挑水边生存。

她只看到一个破帐篷，像一只落难风筝，已不足以挡风雨。

她一无所得回转店里。

松山这样说妻子：“你别多管闲事，小镇并不如人家想象那般宁静，去年在山坡下发现腐尸事你忘了？那人身份至今未明。”

贞嫂点头，“是一名哥加索即白人年轻男子，年约十五至十八，无人认领报失，是个流浪儿。”

“你不是社会工作者。”

“动物也懂得守望相助，自己镇上不知多少名流浪儿，政府却忙着资助非洲饥民。”

“怪起社会来了。”

“这些孩子为什么没有家，家长都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这时一群女学生推开门进来，叫了冰淇淋，坐下谈前程。

“乔治说毕业后先结婚，然后到城里找工作，即使赚最低工资，也够生活。”

“我成绩不差，希望升大学。”

“我不想那么早嫁人，可是，家里却没有能力供给大学费用，我想先打工，后升学。”

她们都有前途。

“看护学校极等人用，我阿姨愿意收留我六个月。”

“那真是一个好开始。”

“我会想家呢。”

她们忽然来一个合抱，几个妙龄女子拥成一堆，煞是可爱。

贞嫂轻轻问：“可是明年六月毕业？”

她们点点头。

“好好准备大考。”

女生们嘻嘻哈哈洋溢着青春离去。

贞嫂低头为她见过的两个乞儿惋惜。

怎会沦落到那种地步，她真难以想象。

稍后，贞嫂正在洗刷炉灶，忽然听到汽车引擎声。

她抬起头来，惊喜万分。

她扬声：“老板来了。”

她放下一切跑出去开门迎接。

两只纯白色雪地赫斯基犬先跳下吉普车，围住贞嫂双腿打转。

接着一个年轻人缓缓下车。

松山笑着迎上，“老板你出来怎么不通知我一声。”

“我来喝杯咖啡。”

他中等瘦削身段，脸色苍白，左腿短了一点，走路略为困难，可

是一团和气，笑容可掬，并无架子。

他坐在窗前，一边喝咖啡一边阅报。

松山夫妇知道他习惯，不去打扰。

忽然之间，天上下起雪来，静悄悄雪花飘落，零零散散，先在上空微微打转，然后轻轻落地上，很快铺成白色一层霜。

贞嫂过去轻轻问：“圣诞节给你带棵树来可好？”

他摇摇头，“不用麻烦。”

他放下报纸，准备回去。

松山陪他到停车场。

这时，先前那个乞丐又出现了，远远站着，不敢走近。

鹅毛般大雪落在她头上肩上，看上去分外凄凉。

年轻的老板诧异，“都下雪了，所有临时工都已结束，这工人为何不走？”

“他是乞丐。”

“镇上有庇护所，他该去那里避雪。”

贞嫂替他关上车门，他开着车与狗只离去。

贞嫂转过头来，想伸手招那乞丐。

一刹那她已失去踪影。

松山顿足，“不好。”

两夫妻跑回餐车，发觉柜面上所有食物已经消失：蛋糕、甜圈饼、水果……

贞嫂连忙去看收银机，松口气，还好，现款还在，小偷来不及偷钱。

松山喃喃说：“手真快。”

贞嫂说：“算了。”不算也得算。

“以前，这一带可真是夜不闭户。”

“可是，从前我也常常进邻居太太厨房找松饼吃。”

“她认识你，看你长大，那又怎么一样。”

贞嫂坐下说：“老板精神还好。”

“算是难得，至今未曾寻获配对骨髓，医生说是这几个月的事了。”

贞嫂落泪，“这叫人怎么舍得。”

“来，把垃圾抬出去。”

现实最凶，叫人没有时间伤春悲秋。

做杂务，两人坐下斟杯热茶聊到将来。

“他可有安排后事？”

“听说打算把餐车出让。”

贞嫂说：“不如我们接下来做。”

松山问她：“你觉得生意如何？”

“收支平稳。”

松山摇头，“这不是赚钱生意，我俩仅有一点积蓄，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“孩子们已经大，可以大胆些。”

松山反对，“你看那些乞丐，就是因为大胆妄为，高估自身，才招致堕落。”

贞嫂揉揉双眼，“我疲倦了，回家去吧。”

他俩住在不远之处一间小小平房，四周围都是长青大松树，这时，树梢已积着白雪。

松山低声说：“真像圣诞卡上图画。”

贞嫂左眼皮却不住颤动，仿佛有什么不安预兆。

她累得靠在安乐椅上就睡着。

原来一夜大雪，银皑皑像糖霜似罩住地面，一片洁白，叫人心旷神怡。

松山接到子女问候电话，说了几句：“是……大雪，大家小心，我们无恙，不劳挂念，有空回家看我们。”

挂上电话，他看着窗外，半晌自言自语：“只要他们开心就好。”

贞嫂从厨房出来，“收音机新闻报道学校停课。”

“那我们也不用回店里去，放假一日。”

贞嫂说：“我有点不放心。”

“又是女人的灵感吧，你们老是疑神疑鬼，事事挂心，可是待真的危险来了，又不察觉。”

贞嫂没好气，“对，全仗你保护我。”

“你想去什么地方，只要车开得动，我陪你去。”

“回店里看看。”

松山莫名其妙，“有什么好看，天天在那里打工。”

“去把小货车开出来，顺道给老板送新鲜水果去。”

松山只得梳洗更衣，把货车驶出，在轮软上装上铁链，这时雪下得更大。

他看一看妻子，贞嫂肯定地答：“非出去不可。”

小货车缓缓驶出马路，在雪地上压出第一道轮轨印。

松山喃喃说：“这么早，一个人也没有。”

贞嫂也不知她坚持驾车出来是为着什么。

车子慢驶，她一路留神。

电光石火之间，她明白了。

她一早出来是为着救人！

只见路边蹲着一个人，几乎已经冻僵，可是一见车子，拼力站起挥手截停车子。

贞嫂有点激动，“停车。”

松山把车缓缓煞停。

那人奔近，摔跤，再爬起，攀着车边，“救命，救命。”

贞嫂认得这个人，她正是那个乞丐兼小偷。

这时她牙齿打颤，污垢的脸上淌下眼泪，她哀求：“快救我兄弟。”

她还有兄弟！

松山忙问：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他在山坡下，他受伤，不能走路，求你救他。”

松山说：“你带路。”

贞嫂下车，自车后厢取出绳索及电筒毯子。

松山一把抓住他惯用的长枪。

“你俩先走。”

松山拨电话到派出所，无人接听，松山气结。